



张一弓

野美人与黑蝴蝶

中原农民出版社

ZHONGYUAN NONGMIN CHUBANSHE SHANGHAI

张一弓

野美人与黑蝴蝶

中原农民出版社

野美人与黑蝴蝶

张一弓

责任编辑 李明性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1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90册

ISBN7-80538-172-0/I·66 定价4.00元

内 容 提 要

一位电影剧作家正着手创作电影剧本《野美人》，可他在都市里的一个“山洞”里，真的遇上了一位光彩照人纯真可爱的“野美人”。这姑娘是位个体户，经营新潮服装，又是舞厅的业余歌女。她对剧作家产生了美好的感情，剧作家也深深地爱上了她。但结尾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悲剧。此作是著名小说家张一弓的力作，读来真情似水，荡魂涤灵，掩卷沉思，耐人寻味。

目 录

都市里的野美人	1
黑蝴蝶	217
死 恋	280

都市里的野美人

一 他找到了一个山洞

一个背着土黄色圆筒形帆布旅行袋的中年汉子，岔开两条长腿，在一座火柴盒形状的两层楼前站住了。他在暗红色的墙壁上看见了一条被夕阳拖长了的怪异的影子，也看见了大约在三十年前用石灰刷在墙上的褪了色的楼号，便舒了口气，在肩上蹭去了脸上的汗水，象一头疲惫的骆驼，走进一个高大的门洞。他在这幢楼房东端靠近院墙的一个角落，找到了悬在墙上的室外楼梯和楼梯顶端的一个由铁栅栏严密保卫着的包了铁皮的屋门。哦，这就是我要寻找的那个“山洞”了。他扶着生了铁锈的栏杆登上楼梯，一棵年迈的法国梧桐伸出绿色的手掌在他的脸上抚摸了一下，

灼热的脸上感到了舒适的凉意。哦，这是一个被绿荫掩盖着的山洞。他掏出两把钥匙，打开了铁栅栏上的铁锁，挤进一个小门，又捅着铁皮屋门上的锁孔。门开了，室内一片昏暗。他又在想象，他是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回到了他的山洞。一个富于原始魅力的野美人正在山洞里等待着他。他就要把自己关闭在这个“山洞”里，完成一个名叫《野美人》的电影剧本。

他选择了异地他乡的孤独，是由于在自己家里活得很累。

随着他潜心炮制的几个剧本被搬上银幕，又跳上屏幕，在这个十亿人口的国度里获得了大约一亿人次的观众，他便进入了“社会名流”的行列，脸上也便挂着“名流”脸上必须挂着的谦虚、热情的微笑，接待着电影厂、电视台文学编辑远道而来的造访，报刊记者穷追不舍的采访，电影文学爱好者蜂拥而至的拜访，还有错以为编剧可以挑选演员，可以使她或他成为影坛新星，而登上门来朗诵一首诗歌、表演一个小品、甜甜地问一声“我象刘晓庆吗？”然后留下一条“肯特”牌香烟、两筒雀巢咖啡或是一盒巧克力糖的误访，还有受到“恭请”就必须“光临”，否则就是摆名人架子，就是瞧不起文学新人，因而需要付出两倍的谦虚与热情的“春蕾”、“新苗”、“野草”、“蒺藜”、“驼铃”、“拓荒者”、“探索者”、“跋涉者”等等文学社团的成立仪式和座谈会，讲一讲“生活的变革与变革中的电影文学”以及“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用画面讲述出来的故事”因而在“故事”

的概念上引起一场激烈争论的报告会；其中还要穿插若干次自掏腰包或由他人破费的杯觥交错，以酒会友，不喝得天昏地黑就不够朋友，就不配被李白与关汉卿、易卜生与海明威视为同类的宴会。在上述一切场合，他都时时提醒自己，你必须笑得真诚、笑得谦和、笑得辉煌、笑得永远不会厌倦，而且要表现出即使笑得很累也要坚持不懈地继续笑下去的样子。

生活中终于发生了使他笑不出来的事情。由于人类基本上是由男性和女性组成的，而女性中又有比较年轻的女性，在以上各种场合也就产生了由年轻女性带来的麻烦。首先给他带来麻烦的，是三年前一封不是用公家信封和信纸，而是在信封上印着“蝶恋花”的图案、信纸上有一对鸳鸯傻不拉唧地在荷塘里戏水的来信。信中最富于情感的词语在分寸感的把握上似乎有某些欠妥之处，比如，信上说：“当我就要看到您的时候，曾经担心过由我的想象所塑造的一个偶像的丧失；当我终于看到您的时候，才发现您比我的想象更加动人。当您含着深刻的微笑叙述着人类的悲剧的时候，您的微笑比悲泣与尖叫更加撼人心魄，因为后者只是弱者浅薄的表现，含笑对待悲剧的人生才是强者对人类的俯视，深藏着伟大、深刻的悲悯。啊，先生，我希望再次见到您深刻、动人的笑容。”信尾的署名是：“一个爱幻想的女孩”。他确实被这封来信感动了，原想给这位“爱幻想的女孩”写一封措辞委婉的回信，说明一切偶像原都是石头或泥巴做的，只是喜爱幻想的善良的人们给它添上了美丽的色彩，一旦打碎它就

会发现，它不过是一堆彩色的碎块。至于他的微笑，肯定比哭泣还要使人难堪。因为他怀疑自己是否害了神经性的笑痉挛，面部的神经末梢已经被折磨得苦不堪言。但他实在想不起这是哪一位“爱幻想的女孩”。他起码在三次以上的座谈会和报告会上叙述过他亲身经历的一个山村在“泥石流”中毁灭的悲剧，都有为数不少的年轻女性在场。而这封信的信封上没写来信人的地址，邮戳也模糊不清。他便怀着说不明白的内疚，把这封信夹在一个笔记本里。

把它烧掉就好了。他一直责怪自己。要是把它烧掉了，就会免去妻子进行“邮检”时的一场动乱。“这是哪个坏女人给你的情书？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关系？……什么？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你的‘悲剧’是什么意思？又是用什么样的笑来勾引她的？你笑呀，笑呀，笑给我看看，笑出你的深刻、你的伟大、你的怜悯、你的迷人……啊！你笑不出来了！那么请你解释一下，这一对鸳鸯意味着什么？你们到底鬼混了几次？……什么？什么？你竟然厚颜无耻地为这个坏女人辩护！那么，请问她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地写上她的名字和地址？”这一切事出有因的审问，使他心慌意乱，使他张口结舌，使他自己也感到他的结结巴巴的说明恰恰提供了他与那位“爱幻想的女孩”关系暧昧的新的证据。那天天气炎热，屋门敞开着，只是关着纱门通风，提防着蚊子、苍蝇，而来不及提防耳朵。妻子的哭闹十分准确、十分锐利、十分生动地钻到邻居的耳朵眼里去了。从此，关于他的“桃色新闻”，便随着他的知名度的提高以几何系数迅猛增长。一切年轻女

性的来访、来信、在街头打个招呼，都会使他心惊肉跳，坐卧不宁。那天在公园门口，他向一位凑巧碰上的已经不年轻的女医生，对如何处置一颗虫牙亦即龋齿的问题进行了五分钟的医疗咨询，不料受到了大约十五双眼睛的盯视，从而产生了“他几乎要一口把她吞下去”、“她却凑近了他，眯着眼，甜蜜蜜地送给他吞”的传闻。他再次受到妻子不少于十五次的眼泪汪汪、恶声恶气的盘问，同时开始秘密外调与他接触过的每一个年轻与不那么年轻的女人。那时他正在写一个剧本的开头，那颗虫牙的阵发性疼痛突然恶性发作，半边脸也肿了，邻居问：“你怎么老噙着橄榄？”他捧着脸说：“不，是一颗炸弹。”他确实感到有一个随时可以爆炸的东西终日伴随着他。每次有人敲门，都好像他坐在鼓里而有人在他头上“咚咚”地敲鼓。开门时，唯恐进来一位不瞎不麻不聋不哑、没有老掉牙的女人。妻子下班归来时，他总要暗暗观察她那双阴郁、愁苦的眼睛，猜测她是否又听到了什么使他胆战心惊的新闻。于是，他在羡慕母鸡。因为母鸡下蛋时，有一个安稳、宁静的小巢。他也必须找到这样一个可以使他心境安宁地爬爬“方格子”的小巢。幸而有几家电影厂和电视台乐意给他提供写作上的方便，使他可以象苦行僧那样，怀抱着孤独浪迹天涯，只是在想起需要对妻子履行丈夫的义务、对儿女承担父亲的责任时，才风尘仆仆而又战战兢兢地回去住一些日子。当他敲响了久违的家门，总要伴随着一阵心跳，因为他不知道妻子是不是又替他拆开了一位“爱幻想的女孩”的来信，或是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他曾某一个有陪

伴女郎的旅店里睡了一觉的情报。

但他不知道他这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电影剧作家，为什么会对这个具有神秘的传奇色彩的《野美人》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创作冲动。那天，他由于接连几个夜晚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履行丈夫对妻子的义务，却陷入无论如何也完不成这神圣义务的痛苦。妻子哭了。他在妻子带着那双哭红的眼睛去上班的时候，心烦意乱地翻阅一本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读物。他对于古希腊伊壁鸠鲁老人提出的人的至高境界就是活得快活，而快活就是“灵魂的无纷扰与肉体的无痛苦”颇多感喟，至于到底“人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的问题仍旧是一塌糊涂。这时候，敲门声打断了他与伊壁鸠鲁的对话，立即感受到灵魂的纷扰，胆怯地打开屋门。“啊，你好！我的老朋友。”绷紧的神经立即松弛下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中年男性公民，还是他与妻子二十年前的同窗好友，无论在生活或艺术上都十分真诚、严谨的电影导演。他看到了导演给他带来的一本《野人考查资料汇编》，立即被某大学生物系一位青年讲师所写的一篇《关于女性野人向现代人求偶的考察报告》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真诚保证，”青年讲师在这篇报告的“题记”中写道，“本报告不是民间传说的记录，而是本人亲身经历与追踪考察的复述。其中关于本人经历的一切细节都是绝对真实的，而当地山民提供的每一个情况都有三个以上的目击者的口述录音。”

讲师利用暑假的机会，只身进入野人出没的山区，寻找

野人的踪迹。一天夜晚，长途跋涉的疲劳使他斜倚着旅行背囊，在山民们照看庄稼的窝棚里昏沉睡去。他被惊醒了。一双柔韧的手正在热烈而温存地抚摸着。他恐怖地摆脱了这双手的抚摸，用力推开了一个紧紧偎依着他的未着衣衫的肉体。明亮的月光使他看见：“这是一个体态健美的女性野人，”他在报告中写道，“身高一米七五左右，长发披肩，皮肤黝黑发亮，乳房硕大丰满，臀部小而结实，两腿修长有力。她再次向我靠近，用手势作出直露的求爱表示，同时发出亲昵的低语。我在恐怖中镇定下来，暗自从旅行背囊中取出尼龙绳，挽了一个活套，迅速套在她左手腕部。野人如同接受了爱的赠予，右手摩挲绳套，表现出欢悦之情。我又将尼龙绳缚于窝棚立柱上，绳套随之收紧。野人始觉察我的意图，奋力挣扎而绳套愈紧，其右手竟以惊人的力量将窝棚立柱连根拔起，左手得以解脱，窝棚为之倾倒。我跳出窝棚，深恐野人报复，急从腰间拔出匕首。野人迅即打落匕首，并未采取报复行动，只是侧身防范着我，低泣数声，‘嚶嚶’如幼儿悲啼，黯然徐行而去。我从倒塌的窝棚里取出猎枪，意欲击其腿部而擒获之。野人见状大惊，发出怨艾的号叫，其声骇胆裂魂，旋而疾跑如风，隐入丛林。”

剧作家对这位青年讲师产生了极大的厌恶，而对女性野人产生了莫名的悲悯。尊敬的讲师，你亵渎了一次纯情纯欲的爱恋了哩！——他在心中与讲师对话——现代文明的扩张已经使人类的异性爱也越来越多地变成物质的算计与精神的装饰了，难道你没有感觉到人类的近亲向你表达人类幼年时代

的天然的情爱吗？现代人类活得够窝囊了，你还要毁灭一个野美人毫无算计的恋情，给她戴上文明的枷锁，甚至要用她的头盖骨装饰你的现代文明吗？嘿，年轻的朋友，扛上你的猎枪，回到都市里来吧，你的艳遇已经使你的报告获得惊人的效果，教授的桂冠向你发出闪光的微笑呢！

但他接下去便看到了这位讲师提供的更能激发他的情感，使他浮想连翩的考察情况：“当地山民向我提供的情况证明，女性野人向现代人求偶的现象时有发生，竟有被女性野人劫持而乐不思返者。五年前，一位名叫猛娃的男性青年登山砍柴时隐入树丛小解，忽然发出呼救声，砍柴人循声急去，只见一体格健美的女性野人将猛娃拦腰夹于腋下，疾速奔向丛林。砍柴人穷追不舍，追到悬崖旁边，崖下水流湍急，深数十丈，野人面临绝路，其左臂仍紧夹猛娃，右手却抓住山崖上的荆藤，悬空荡起，飞越山涧而去。前不久，山民登山采药，偶遇二野人在悬崖半腰瀑布下戏水作乐，其中一野人酷似猛娃，时以双手击水，发出‘啊啊’欢叫声。采药人齐呼猛娃。猛娃闻声大惊，缩身于女性野人背后，急急隐入瀑布掩盖着的山洞。采药人攀缘而上，结伴入洞。洞深而另有出口，猛娃与野人已无踪影。洞内确有猛娃五年前的衣物，置于由干草与兽皮铺设的地铺之上，衣物破烂而仍可辨认；洞口留有兽骨与篝火之余烬。采药人入洞数十米，因寒气袭人而不敢贸然前行。洞深处，隐约可闻婴儿啼哭声。”

“有何感想呵？”导演笑吟吟地问。

……“我真想告别都市，与野山野林中的野人为伍了。”

“原始的野性美感染了你。”

“也许是这样的。”

“太好了！”导演的眼睛里闪耀着燧人氏的火光，“这正是需要我们紧紧把握的主题。”

“不过，”剧作家沉吟片刻，“最大的困难是，怎样把我们的野美人打扮一下……”

“什么？‘野美人’？”导演差点儿跳起来，“这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片名！”

“可是，”剧作家翻开了《野人考察资料汇编》，“我们的野美人虽然有着健美的身姿，而她的五官、细部却是这个样子的。”他把一位乡村医生写的《为‘毛母’急诊纪详》指给导演看：“‘毛母’系当地山民对女性野人之爱称，性极善良，不扰人畜。一猎人误伤‘毛母’，村人怪之，遣我急往山间救治。该‘毛母’侧卧草丛，躯体正面之肌肤黝黑，体态与女性器官的发育均优于现代人类。就近观之，其额扁平，眉棱突起，眼珠褐黄，无鼻梁，嘴唇肥厚，面部皮肤多皱，色鲜红，唯牙齿洁白整齐。其左腿上部为枪弹洞穿，幸未伤骨，我以白芨止其血，敷以硼酸软膏，裹以绷带，该‘毛母’深通人性，忍痛配合治疗，颤抖不止而未闻呻吟之声。救治完毕，‘毛母’手抚绷带，咿呀如人语，似表谢意，遂折树枝为杖，颠拐徐行而去。观其背部与四肢外侧，森森然遍生黑毛，长约寸许，稠密可御寒。‘毛母’行至林丛，复回首顾盼，以微笑示我，其笑容与傻笑或狞笑相似。”

“导演，你愿不愿意让野美人如此这般地给你笑一笑？”

“请注意！”导演开始了雄辩：“我们不是人类学家就‘野人之谜’拍摄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科教片，而是从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表现这一难得的生活素材给我们带来的感喟、深思和向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讲师与猛娃，遭到的是一种从体态到面容都同样美好的真真格格的野美人，是在生理与智力上都经历了从猿到人的历史性飞跃，却又在精神领域里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另一种人类。”导演霍地站起来，“喂，陶渊明不是写过一篇《桃花源记》吗？”

“是的是的。”剧作家似乎感觉到灵感正在他脑瓜里涌动。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设想，她就是桃花源中人的后裔呢！”导演原地转一个圈，又站定了。“自从那个打鱼的武陵人闯进了桃花源，桃花源中人从此不得安宁。他们本来是‘避秦时乱’逃到这里来的，可后来便有许多人去寻找他们。陶渊明死后，终于有人——可能是一帮土匪，发现了桃花源的入口，便闯进桃花源奸淫烧杀，幸存者四散逃亡，迄今不知下落，湮灭于深山野林，逐渐演变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野人，其中必然会产生如讲师、如猛娃所遇到的那位野美人。”

“我实在佩服你的想象力！”剧作家的眼里射出绮丽的光。“在美洲大陆上创造了最古老也是最灿烂的‘玛雅文化’的玛雅人，在一千多年以前，便由于历史学家至今也说不清楚的原因而永远地消失了。但我们可以设想，作为群体的玛雅人已经消失了，而作为个体的某一位十分健美的玛雅姑娘，却摆脱了玛雅文化的束缚——比如，玛雅人喜爱用木板把

脑瓜儿夹起来，使之变形为扁平的脑袋，这是玛雅文化在美学上的一个变种，类似这位野美人的某一位玛雅姑娘绝对会挣脱这种文明的枷板，在热带丛林里过着野人的生活。”

“哎呀，我忘记告诉你了！”导演神情严肃地说，“有一个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的密林里，用远焦镜头拍摄到一个受到枪击的野人，这是迄今为止所拍摄到的唯一的野人录相，即使他负伤逃跑的时候，那一颠一拐的样子，也象跳迪斯科那样优美动人，真的，我看过录相的。”

“那么，应该让我们的野美人也跳跳迪斯科！”

“好极了！”导演说，“总之，请你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想叫野美人多么美就多么美，可以叫她十分动人的微笑、嬉笑、讪笑、嗔笑、甜甜地笑、懒懒地笑、得意地笑、凄苦地笑、回眸一笑、嫣然一笑、忍俊不禁地笑、前仰后合地笑，甚至可以适当地叫她调笑和媚笑，戏谑地笑、矜持地笑、哭笑不得地笑，绝对不可以傻笑或狞笑。哈哈，放手写吧，我马上就在全国范围内物色形态健美、带点儿野性的演员！”

“不过你要首先为我找一个密闭性较强的山洞。”

“要排除外界干扰。”

“家里也不怎么安宁。”

“哦，有所耳闻，到外地住宾馆如何？”

“不行，那就让贵厂太破费了，何况眼下正对‘宾馆文学’进行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的批评。”

“好吧，我们搞百分之百的‘山洞文学’，我想起了一个

暂可一用的‘山洞’。”

这就是那个“山洞”了。剧作家开了电灯，如入梦境地巡视着“山洞”里的一切。他发现这是一套孤独的两室一厅的小房子。他喜欢这种孤独的小房子。对面没有共居一个楼道的人家，因而不会有探照灯般的眼睛向这个屋门里窥视；上边没有楼层，因而也不会使你时时觉得有人用皮鞋底敲打你的头顶；楼下是那个高大的门洞，因而也不必产生踮在人家头上的惶恐。导演告诉他，房主人是他的燕尔新婚的表妹和表妹夫，外出度蜜月去了。只有卧室是上了锁的，慷慨地留下书房、客厅、厨房、卫生间供他使用。单人床上铺着洁白的被褥，小书桌上放着黄色灯罩的书写台灯和一个小巧的、可以调整风速和风向的台风扇。他拉开绿色的窗帘，望见了差点儿使他掉下眼泪的河流和逶迤河边的茂密的柳树。接着，他又在书桌上看见一个汉白玉镇尺压着一张信笺上的留言：

“尊敬的高老师：真诚地欢迎您的光临。小房子太简陋了，但它有一扇面对大河的窗口。据说福楼拜的窗口是面对大海的。因此，这个简陋的小屋将会由于您的光临而产生面对大河的巨著。”下边的署名是：“您的忠实的观众”。

谢谢！年轻的朋友，我会卖命的，为了这个难得的“山洞”，也为了现今已变得同样难得的如此真诚的祝福！